

馮夢龍與三言

● 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研究叢刊之八

馮夢龍與三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容肇祖等著
藏書章

● 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研究叢刊之八

馮夢龍和「三言」

發行人：顧俊

出版者：木鐸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300號五樓

電話：396-2639

郵撥：0157799-7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一三四九號

定價：新台幣一〇〇元整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

目錄

馮夢龍與三言·····	繆詠禾·····	一
一、環境、時代、生平·····		一
二、文學觀·····		八
三、豐富的著作·····		一五
四、我國古代短篇白話小說的寶庫——三言·····		二〇
五、三言的思想內容·····		三一
六、三言的藝術特色·····		五四
七、三言的流傳和影響·····		八五
八、馮夢龍其他著作簡介·····		九三

馮夢龍四年知縣生活的實錄——《壽寧待志》評介·····	李英·陳煜奎·····	一一四
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·····	容肇祖·····	一三六
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·····	容肇祖·····	一八〇
馮夢龍著述考補·····	謝巍·····	二二三

馮夢龍與三言

一、環境時代生平

明代末葉的蘇州，是一個繁華富庶的商業和手工業城市。那裏絲織業相當發達，「機戶出資，機工出力」①。出賣勞力的機工，每天站在街頭，「什百爲群，延頸而望」②，等候機戶雇用。小巷中，在那些黝黑的機房裏，傳出來一陣陣機杼聲，佝僂着背的機工，在一丈五尺多高的提花機「花樓」裏操作，織出了五光十色、華麗絢爛的紵絲紗羅、織金綢緞，每年成千上萬匹地送到北京，做成皇帝的龍袍、皇后的鳳披和達官貴人的華裘。縱橫交叉的河網裏，來往似穿梭的船只攪亂了碧波綠水，有裝着南北雜貨的貨船，有載着新穀稻草的農船，有破爛的鏟板小船，也有兩層樓房高的游舫官艇。在幾條主要街道上，更是一片熱鬧景象，並設着米行油作、布店繭行、菜館酒肆，街上熙來攘往，整天行人不絕。在街頭比較寬濶的地方，圍聚着一簇簇人，那裏是測字、看相、打拳、說唱的場子。……

著名的通俗文學家馮夢龍，便生活在這樣一個有着大量市民階層的蘇州府長洲縣裏③。他生出的一年，是明代萬曆二年（西元一五七四年），正當明代盛極而衰的時候。他的生平，在《蘇州府志》的卷八十一《人物》中，有一段簡單的記載：

「馮夢龍，字猶龍，才情跌宕，詩文麗藻，尤明經學。崇禎時，以貢選壽寧知縣。」

除了這段記載以外，還可以在其他書籍中，找到一些有關他的片段記載。根據這些材料，我們很難對他的生平有全面的了解，只能有一個大概的輪廓。

他的家庭情況，現在還沒有查考清楚。只知道他的父親曾和當時蘇州的大儒王仁孝有密切來往④；馮夢龍有兄弟各一人，哥哥馮夢桂，是一個有名的畫家⑤；弟弟馮夢熊是太學生，有名的詩人⑥。「吳下三馮」都是文壇上有名的人物。從馮夢龍所著的《麟經指月》中，還可以知道，馮夢龍從小曾經受到系統的完整的傳統教育⑦。從這些家庭狀況來推測，馮夢龍是屬於上層社會中的一員。

馮夢龍在青壯年時，像所有讀書人一樣，研讀四書五經，應舉趕考。三十多歲

時，他曾被湖北麻城請去講《春秋》^⑧，並著了《春秋衡庫》、《四書指月》等指導科舉的書籍。同時，馮夢龍又出入青樓酒館，放蕩不羈，過着「逍遙艷冶場，游戲烟花里」的生活^⑨。馮夢龍這種一面讀書應考，一面又出入青樓的生活，是當時一部份讀書人的風氣；他在青壯年時期，多次應考不中，內心鬱抑，也促使他到歌場酒樓去寄托精神。

壯年時期，他曾經熱戀過一個叫侯慧卿的有名歌妓，後來侯慧卿嫁了別人，他大爲失望。從此，他便絕跡青樓，結束了這種放浪的生活^⑩。較長時間在青樓歌場、茶坊酒樓的活動，使他有機會接近社會下層人民，看到聽到不少東西，幫助他熟悉市民的生活，了解他們的需要，這對於他編寫通俗小說，收集民間山歌，起了很大的幫助。他的兩本民歌集——《掛枝兒》、《山歌》，就是在這個時候收集起來的^⑪。

馮夢龍是「復社」的成員之一。復社，是當時江南地區一部分讀書人鑒於國事曰非，內憂外患的形勢而組織起來的一個政治文學社團。以張溥、張采爲領導人，於崇禎六年（西元一六三三年），在蘇州虎丘山舉行大會，宣布正式成立，全國各地都有人參加。復社的活動中心就在蘇州。它主張「興復古學，務爲有用」，標榜

讀了書要「致君澤民」^⑫，付之實用。社友們以揣摩八股文爲聯繫的媒介，評論文章，評論社會，評論政治，對現實採取批判態度。馮夢龍是復社的一個積極社友，被社友們稱爲「同社長兄」^⑬。

馮夢龍直到五十七歲（崇禎三年，西元一六三〇年），才考取了貢生，六十一歲（崇禎三年，西元一六三〇年），才考取了貢生，六十一歲時做福建壽寧縣的知縣。據說還是一個「好官」，福建的《壽寧府志》把他放在「循吏」（好官）的傳記中，說他在任期間，「政簡刑清，首尚文學，遇民以恩，待士有禮。」他在六十五歲時（崇禎十一年，西元一六三八年），離任回到蘇州，繼續編寫通俗文學。

崇禎十七年（西元一六四四年），李自成的軍隊攻陷了北京，崇禎皇帝朱由檢吊死在煤山上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。那時候，馮夢龍已經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。在動蕩的歲月裏，這個受過正統教育的知識分子，認爲明朝的覆亡是「天崩地裂，悲憤莫喻」^⑭的禍事，呼天愴地，痛心疾首。他收集了不少從北方逃到南方的人所傳的口訊和「揭帖」、「塘報」等文字資料，編纂了一部《甲申記事》，共十三卷。馮夢龍自己撰寫的有《甲申記聞》、《紳志略》、《錢法議》等篇，慨嘆明朝的滅亡，譴責腐敗無能的官吏和將帥，提出改革的建議。但是，南方的小朝

廷在亡國的威脅下，依然腐朽敗壞，不思振作，只招募了一些軍隊，但又不加訓練，不發軍餉，叫他們自行「打糧」，搶掠錢財、婦女、壯丁。福王朱由崧照常派出中使，四出挑選美女進宮。在皇宮裏，「梨園子弟，教坊樂人，出入殿陛」。福王還自己寫了一副對聯，掛在宮裏。對聯的文字是：「萬事何如杯在手，百年幾見月當頭」，充分顯示了亡國昏君的頹廢沒落情緒。在朝廷內部，投降派的頭子馬士英、阮大鍼等人把持了朝政，他們苛斂民財，賣官鬻爵，排斥異己，殘害忠良。弄得人心渙散，民怨沸騰。這麼一個腐敗不堪的南京小朝廷，終於在西元一六四五年的五月，被引兵南下的清將多鐸一舉收拾了。

南京失陷後，魯王朱以海在紹興、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相繼成立了兩個小朝廷。馮夢龍因為曾在福建任職的關係，參加了唐王的政權^⑮，還編寫了一部《中興偉略》的書，期望明朝恢復中興。

不到一年，魯王、唐王的政權相繼被清兵撲滅，馮夢龍也在這時死去，卒年七十三歲（清順治三年，西元一六四六年）。關於他的死，說法不一，有的說是在福州殉難的，有的說是回到蘇州後懷念故國，憂憤而死的，但都沒有確實的材料可以證實。

①見《明實錄·神宗萬曆實錄》。

②見《蘇州府志》③。

③明郁藍生《曲品》等書說馮是吳縣人；清陳瑚《頑潭詩話》說馮是常熟人。據《光明日報》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野孺《關於三言的纂輯者》一文論證，馮應爲長州縣人。

④見王仁孝《後俟篇》。

⑤見無名氏《明畫錄》一卷。

⑥見《明詩綜》。

⑦參看馮夢龍著《麟經指月》發凡。

⑧見《麟經指月》梅之煥序。

⑨見王挺《挽馮夢龍詩》。

⑩見《太霞新奏》中的有關記載及散曲。

⑪容肇祖《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》一書中認爲《掛枝兒》、《山歌》是萬曆三十七年（西元一六〇九年）左右編刊的。

⑫見清陸世儀《明季復社紀略》卷一。

⑬清錢謙益《牧齋初學集》卷二十中有《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》，其中注云：「馮爲同社長兄，……皆社中人也。」又，馮夢龍在《智囊補·自序》中稱張我城爲「社友」。梅之煥在《談概》的序中自稱「社弟」，均可作證。

⑭見《甲申紀事》馮夢龍自序。

⑮馮夢龍著《中興偉略·引》中有「恭迓唐王監國，困守閩廣一隅」之句。

二、文學觀

明代的科舉制度規定讀書人在應考的時候，要寫作「八股文」。這種八股文用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中的一句話作爲題目，要求寫成一篇數百字的文章。文章的內容要「代聖賢立言」，不能有自己的見解，要「題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」，闡述儒家的教條。文章的形式則規定了「破題、承題、原起、大結」的死板格式，起承轉合，都有規定。句式則必須兩組或多組的排比，對成幾個「股」，「每四股之中，一正一反，一虛一實，一淺一深」^①。這種八股文，是文章的僵尸，一點沒有思想，沒有生氣。

在考場以外的文場上，在明初，流行着一種叫做「臺閣體」的文章，內容專門歌功頌德，形式則追求華麗典雅，也是毫無價值的東西。

爲了反對這種衰頹的文風，明代中葉，便有李夢陽、何景明爲首包括徐禎卿、

邊貢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的「前七子」和以李攀龍、王世貞爲首包括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徐中行、吳國倫的「後七子」，他們掀起了一個復古運動，提出了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的口號。這個運動雖然起了改革文風文體的作用，但是因爲一味模仿古文，脫離現實，使文章和詩歌變成了古人的影子，仍然沒有能夠蕩滌文壇的頹風。

到了明末，又有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等所謂「公安派」的文人②，反對模仿古人，認爲詩文不應該有什麼約束，提出了「獨抒性靈」的口號，主張寫作要抒發自己的個性和情感，要求作品有創造性和真實感，他們又相當重視通俗文學的寫作和民間文學作品的收集，這是文學上的一次改良運動。

馮夢龍也是具有這種改良主張的文人，特別是在提倡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方面有許多獨到的見識。

首先，他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教育作用，在署名爲「無礙居士」的《警世通言》序中③，用一個生動的實例來說明小說的巨大教育作用：

「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，不呼痛。或怪之，曰：『吾頃從玄妙觀聽說《三國志

『來，關雲長刮骨療毒，且談笑自若，我何痛爲！』

馮夢龍認爲，好的小說應該能夠使「怯者勇，淫者貞，薄者敦，頑鈍者汗下。雖日誦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。」④他以爲小說可以成爲「六經國史之輔」⑤，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爲。在馮夢龍之前，有一個叫做洪楸的人，也曾經把當時流行的話本編成集子，書名《清平山堂話本》，共有六集，他替這六本集子起的名稱是《雨窗集》、《長燈集》、《隨航集》、《欵枕集》、《解閒集》、《醒夢集》，說明洪楸是把小說作爲雨窗寂寞、長夜無聊時解閒消遣之用的，而馮夢龍却明確指出了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。他所以把自己所編的三部小說，題名爲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意思是「明者，取其可以道愚也。通者，取其可以適俗也。恒則習之而不厭，傳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義一耳。」⑥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這些小說，來勸喻世人，警誡世人，喚醒世人。

馮夢龍認爲，文學作品一定要通俗化，要能夠爲多數的人看得懂。他說那些古文「尙理或病于艱深，修詞或傷于藻繪，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，」⑦又說：「大抵唐人選言，入于文心，宋人通俗，諧于里耳。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，則小說之資

於選言者少，而資于通俗者多。」⑧意思是說，那些用文言寫作的作品，道理講得艱深，修詞講究雕琢，只能給少數人欣賞，不能爲廣大百姓所理解，更不能振動他們的心靈。社會上文人畢竟是少數，百姓却是多數。要想使廣大百姓理解而且受到感動，寫文章就一定要用通俗的語言。基於這樣的認識，馮夢龍編寫了不少通俗的作品。這種思想在當時社會裏，是難能可貴的。

馮夢龍主張通俗化並不是爲了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，把作品寫成下流庸俗的東西。相反的，他是主張「不害於風化，不謬於聖賢」的⑨。他極力反對「淫譚褻語，取快一時，貽穢百世。」⑩馮夢龍的這些見解，在當時有一定的意義，應該加以肯定。當然，在他的作品裏，有時也有若干淫穢下流的描寫，但是和當時文壇的其他作品相比，却要乾淨得多。

在強調作品通俗化的同時，他又十分重視民間文學的搜集和整理。他所寫的《山歌》集的序言，充分表達了他對民間文學的看法。這篇序的主要意思是說，古代的民間歌謠，受到聖賢的重視，因爲它表現了人民真實的思想感情，它是詩歌的源泉。但是，後來寫詩的人，專門講究格律詞藻，真正抒寫思想感情的民間歌謠，却反而不受重視，不能列入詩壇了。然而，這種爲文人雅士所看不起的山歌，却是真

正的詩歌，因為，它的內容真實，沒有一點虛偽。他甚至指出：「……但有假詩文，而無假山歌」。原因在於「山歌不與詩文爭名，故不屑假。」至於山歌的功能，則是「借男女之真情，發名教之偽藥」，可以用男女相愛的真情實感，來揭發禮教的虛偽。因此，馮夢龍在收集、選編、整理各種民歌、曲子時，都特別注意一個「真」字。就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馮夢龍整理出版了兩部民歌集：《掛枝兒》、《山歌》，以及《太霞新奏》、《宛轉歌》等曲集。

在大量文學活動中，馮夢龍對於小說題材的處理和情節的構思等方面，也有許多精闢的論述。《警世通言》的序說：「野史盡真乎？曰，不必也。盡贗乎？曰，不必也。然則，去其贗而存其真乎？曰，不必也。」小說不全是真的，也不全是假的，也不是假中有真的。三個「不必也」見解十分深刻。第一，小說不全是真人真事；第二，小說不能脫離實際任意虛構；第三，小說也並不是假人假事和真人真事的湊合。那末，小說的真實性應該怎樣來認識呢？小說要不要真實呢？馮夢龍主張「人」、「事」、「理」三者的統一，也就是藝術的真實和社會真實、歷史真實的統一，做到「事真而理不贗，即事贗而理亦真。」⑪這裏的「事」，是指小說中的故事情節，「理」是指現實生活的情理。只要合乎社會真實和歷史真實，即使事實